



怀旧与更新

(下)

郭进栓

著

当年已半百，早生华发的我，在丁亥年金秋时节重新踏上这片曾播种我儿时的欢乐、痛苦与理想的瘠土，听到熟悉的乡音时，止不住的行行热泪才向我提示：那段生活不曾与日俱逝。



作家出版社

郭沫若文集

(下)

郭沫若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情老更深/郭进拴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8

(作家自选文丛)

ISBN 978-7-5063-4710-9

I.乡… II.郭… III.散文评论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IV.I658.9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8259 号

- 书 名: 乡情老更深
作 者: 郭进拴
出 版: 作家出版社
发 行: 作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邮政编码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 黄普鹏
出版监审: 刘 枫
版式设计: 张亚丽
责任编辑: 钱 英
图文编辑: 侯秀芬
印刷监制: 王秋雨
印 刷: 河南沅伟印刷厂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印 张: 48 印张 720 千字
印 数: 0001-2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3-4710-9/I.1298
定 价: 108.00 元(上、下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目 录

下 部

泪别宏斌老大哥	(357)
段安慰先生，您慢些走	(358)
贝贝回来了	(361)
令人心疼令人忧	(366)
妻子	(369)
送别小妹	(382)
痴情难忘	(384)

第四辑 观音文化

观音故乡的千年盛事	(399)
一个城市的“观音血脉”	(414)
来自观音故里的报告	(422)
情溢擂鼓台	(443)
游紫云山记	(452)
观音故里白雀寺	(456)

观音祖庭香山寺	(461)
观音道场普陀山	(465)

第五辑 游遍天下

烟花三月下扬州	(477)
游玉龙山庄	(484)
游侯方域故居	(490)
火树银花不夜天	(497)
谒白朗墓	(501)
游虢国博物馆散记	(509)
文化艺术中心抒怀	(534)
九寨沟神韵	(545)
人间瑶池黄龙	(549)
羌藏情深	(551)
游大慈寺	(554)
谒中山陵	(560)
神游秦淮河	(568)
探访李绿园故居	(573)
平山叠翠	(579)
雨后临沔寨	(582)
游广阔天地知青园散记	(589)
秘洞探奇	(594)
春醉龙潭峡	(598)
金秋十月游怪坡	(602)
国宝乡魂汝州瓷	(608)
湛河春晓	(612)

目 录

体育绿茵	(616)
东湖荷韵	(620)
金牛榴火	(624)
给心灵放一个长假	(628)
淅浴温泉话今昔	(638)
名山名水育名茶	(646)
璀璨明珠耀新城	(659)
乡情·乡音·乡风·乡韵	(665)
重游颐和园	(677)
九龙瀑布群奇观	(683)
神游南召宝天曼	(691)
鹿邑老子故里行	(698)
奇绝天下第一山	(704)

后记

真诚感谢我的责任编辑们

——代后记	(710)
-------------	-------

泪别宏斌老大哥

2010年12月20日，是一个令人悲痛欲绝的日子！

我和平顶山市申创“中国观音文化之乡”材料组的张耀中、赵民强、魏红朝、王宝郑一行来到了湛南路的一座民房三楼临时搭起的庄严肃穆的灵堂内，向我们的老大哥张宏斌含泪告别。临走，我们又带了一摞张宏斌大哥的遗著《观音出生修行得道实考》，以作永久的纪念。

当我接到嫂子的电话时，犹如五雷轰顶，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当我打电话告诉我的几位朝夕相伴的同事时，他们都说“你可真会开玩笑！”也就在三天前，我们还在一起讨论修改市政府打给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报告，中午还在一起吃了工作餐。大家谈笑风声，其乐融融。这才几天时间，我们就阴阳相隔，再也见不到我们亲切和善的大哥哥了！真是“出征未捷身先死”啊！苍天啊！你这么无情！你这么无意！你不该这么早就在生死簿上抹去了宏斌大哥哥的名子啊！他还在等着我们申报“中国观音文化之乡”成功的消息呢！

夜深了！风静了！我又一次捧读宏斌大哥用心血和汗水凝聚的《观音出生修行得道实考》，书的首篇是《鹰城涅槃三菩萨 妙善证道成观音》。宏斌大哥通过《观音身世及其道场》、《观音出生地在擂鼓台》、《观音出家地在白雀寺》、《观音涅槃地在香山寺》、《弘扬观音文化，重铸昔日辉煌》等章节，有理有据地论述了我们平顶山观音文化的千年厚重积淀，这也是我市观音文化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可喜可贺！

宏斌大哥哥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

宏斌大哥！我们永远思念您！

段安慰先生，您慢些走

突然接到郟县文联时伟先生来电，告知平顶山市诗词协会副主席、郟县诗词协会主席段安慰先生于今日凌晨不幸逝世，顿如晴天霹雳，痛断肝肠。就在前几天我们还通了电话，他说从郑州回来，第兄们要聚一聚。我告诉他《尧山》第3期已出版发行，这一期刊登了《段安慰诗词选》和黄玉章先生为他写的评论，等他出院回来了，一并送去让他看。谁知这次通话竟成了我们此生此世的最后一次通话，令人遗憾的是他临终也没能看到这一期刊登有他的作品和评论的《尧山》杂志。

我恨死神这么惨酷无情！我不愿意接受这令人痛心的事实！

我知道先生才五十多岁，您怎么走得这么急？连弟兄们重聚的一天也等不到？我悲伤，我惊骇，我恸哭，我控诉死神怎么这么不讲道理？草菅人命，它是否酒喝多了，看到“五十四”三个字，就醉眼朦胧地大笔一挥，在生死簿上抹去了安慰先生的名字？

于是，我匆匆放下了赴京开会的行装，和市诗词协会的各位领导一道来到了安慰先生家里，和我们敬爱的老领导、老同事、德高望重的著名诗人、郟县才子段安慰先生作最后的告别。我望着先生的遗容，一曲衷肠凄风悲，满腔血泪寒天哀。

段安慰先生，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他性情豪爽，常常端着酒碗，边痛饮，边写诗作画。他一生坎坷，历尽种种困厄，磨难，颠踬、冷眼。

青少年时代，正是人生青春焕发、才思横溢的黄金年华，可他因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便在政治风浪里翻

滚飘摇。他含泪咽进肚，暗自隐在心。他吃尽了人间苦，受够了人间罪，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近几年来，他创作了大量诗词作品，这正是：诗卷我曾看劫后文章多苦语，儒林天不负阶前兰桂有奇芳。他以诗魂、书韵、画情三者交相糅合、互为润染的独特风格，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我和安慰先生相识相知，是在2010年的5月，他约我和市诗词协会主席贾宏文先生到郑县作客，赠我一册《段安慰诗词选》，我反复研读，爱不失手。从此，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每隔一段日子就要会聚一堂，谈诗论友。

能诗能酒能文章仙岛遽邀名士去，亦和亦介亦豪爽清风时怅故人遥。安慰先生，你知道吗？你的妻子、儿子，已备好了为你庆贺生日的礼物；可你走得太突然太匆忙了，没能等到这一天。也就在今年9份月的一次聚会中，我们一同到印刷厂编排了《尧山》总第3期的《段安慰诗词选》和黄玉章写的《段安慰诗词赏析》。段兄中午请平顶山的诗友吃饭喝酒，下午排版后又请我和黄玉章先生吃饭喝酒，晚上回到郑县又给我打来电话说又坐到了酒场上，是和他的一帮法律界的朋友在一起喝酒。我和贾宏文主席也曾为他的健康担心，试图劝他少喝酒，用完美的清、调、补调整自己的身体，我还和黄玉章老师商定，等他从郑州看病回来，就带上王胜利老师到郑县为他制定方案，谁知，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今年9月12日，我们还共同策划组织在汝州廷怀汝瓷公司举办了诗书画笔会，他带领嫂子吴素晓和郑县的书画家王廷太等在笔会上创作了一批精品力作。我们还相约下一次笔会在郑县召开。可会后不久，段兄就住进了医院。

安慰兄！你别走！我看到了，你的亲人、朋友和无数的读者都是这样在心里呼唤着。悲声难挽流云住，哭音相随野鹤飞。你知道吗？此刻在你老家的大院里，大家为你设立了灵堂。数不清的花圈和挽幛，从屋里一直排列到屋外近百米的地方。不管相识不相识，熟悉还是陌生，人们的哀思和悼念如潮水般不可阻挡。一封封唁电唁函，一条条

悼汪老更

挽幛挽联，如哀惋而忧郁的诗篇，升腾着追念您的情感。当拥挤的人流开始在哀乐声中缓缓地向你辞别的时候，我的视线又一次模糊了……学富雕龙文修天下，才雄走马星殒人间。数月教诲，相知深交，遂为九泉之客，哀哉！悲哉！痛哉！

哭你，我的兄长，我的挚友——段安慰先生！

安慰先生，你慢些走！

贝贝回来了

已是凌晨3点多了，我在梦里梦见我和贝贝在白龟湖边游玩。猛然听到了贝贝的叫声，我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了过来，果然听到贝贝在楼下呼叫，我连忙穿衣下楼为贝贝开门。丢了一星期的贝贝终于又回来了！

贝贝是2001年10月来到我家的，至今已经整整10年了。自从我们家养了贝贝后，彻底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习惯，就连我也变得勤快了。我每天早上去上班之前，都要给贝贝放点狗粮狗食什么的。我还经常抽出时间逛超市或宠物商店，为了使狗的食品不单调，也得动脑筋，多跑几个商店选购。如果夜里回来得晚了，贝贝就在家门口等我，大老远就冲我跑过来，对我亲热得不得了，又是吻我的脚和腿，又是围绕着我转来转去，又是站起来让我抱。一摸摸狗的肚子，早就空空矣，从早上8点来钟，到晚上10来点钟，10多个小时，贝贝还不饿？有时一看贝贝粮没有了，还得半夜三更到商店去买。饿了一星期，贝贝饿得皮包骨头，这样下去狗会饿死，我很心疼。于是，我按时下班，下午6点下班，7时到家，宁愿自己不吃，也要把肉菜拌饭给贝贝吃，自己还舍不得吃好的，爱心从这里开始培养了。要么自己做菜做饭吃，除买自己爱吃的菜外，还得考虑小狗爱吃什么，小狗最爱吃骨头，次之是肉。我就经常买骨头熬汤，小狗和我都爱吃、喝。没多久，小狗也吃胖了，毛也油亮光滑了，我也高兴了，也常感到欣慰。我从此成了一个按时回家的人了。有时不得已在外吃饭，吃了饭就回家，还不忘给狗带点剩肉剩骨头什么的。

平时，我在家看书打电脑看电视等，贝贝就围绕在我身旁，或蹲

或卧在脚和腿边蹭我，我也感到从没有过的温馨，我有时还买些玩具逗小狗玩。我还定时给狗洗澡。为了把狗养得“有质有素”，还经常注意报刊上的养宠物经验内容，甚至还买些关于养宠物的书等。我和贝贝从启蒙路的租住房，到西建材、西高皇，又到新城区湖光花园的新家，跑遍了湛河两岸和新城区的角角落落。现在我每天上班时，它会主动把我送到市政大厦，站在路边，摇着尾巴，看着我上楼后，它再到处跑着去玩，玩足玩够了，再自己回家。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条很大的黄狗，威猛无比，是父亲一手养大的。路人过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害怕大黄冲过去咬他们。其实大黄对熟悉的人还是很好的。很多小孩都喜欢骑在大黄的身上玩，那场景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

不管是上山放羊还是到地里干活，父亲都会带着大黄一起去。父亲喜欢打一些如鸟啊兔子山鸡之类的小猎物，大黄这时候就是父亲的好帮手，每次父亲的枪一响，大黄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冲，不论速度还是力度都是绝对的无可挑剔。那时候，放学回家的时候大黄总会飞快的跑出来迎接我，亲热得不得了。我扔下书包迫不及待就带着大黄满村子的跑，因为这个时候我就是伙伴中的王，大家都听我的，因为大黄绝对的听我指挥，而伙伴们绝对的被大黄威慑着，那时候的我是很喜欢那种惟我独尊的感觉的。

后来父亲因病去世了，大黄在父亲咽气的那一天就开始不吃也不喝，眼中总是含满了泪水，日渐的消瘦下去了。父亲走了没多久，大黄也去了，躺在我的怀里的时候去的。之后的好几年里家里都没有再养狗，一来是怕我母亲看见了狗会睹物思人而伤心，再者是我母亲说狗是有灵性的东西，在家里条件不怎么好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养，于是我也就逐渐的与狗远离了，虽然乡下有很多的狗。

再后来我进了城，我也就离开了养我育我的乡村，进了城，成为了一个城里人。城里是不准养狗的，城市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但是我却无法融入到城市的生活氛围中，我很孤独，没有朋友，于是我迫

切的想有一条狗，但那些年我经常打游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咋能养得起狗呢？

我不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但是在一个人的日子，我也会偶尔的想要养一只狗，偶尔的想起原来有大黄在的那些快乐的日子，以及失去父亲和大黄时的痛苦。偶尔的也会在路上匆忙的走的时候看见那么一只挺逗人喜欢的小狗，心情也会很高兴，但是在我忍不住想去摸摸它的时候偶然的一抬头，发现狗的主人正怒目相对，才发现现在“摸狗也得看主人了”，于是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念头。

随之而去的还有自己养狗的念头，害怕自己哪一天成为了狗的主人之后也会对想摸我狗的人怒目相对，那岂不被我九泉之下的父亲痛斥一番，于是我想这狗，不养也罢！

穷人大抵是不养狗的，因为养不起。只有穷人堆里的富人才养狗，一是怕家里的财物被穷人偷了。其实这大可不必，一般而言，穷人都是朴实而本份的。富人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是对穷人最大的侮辱与轻蔑。其二，狗仗人势，当然人也仗狗势。所以，多数都是恶狗。显出与穷人的格格不入来。养狗的另外一类是刚刚发展起来的穷人。养狗也是富人的逻辑，怕好不容易挣的一点被人盗去，或者表明自己已经列入富人的行列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村里几乎家家养狗。也许穷人都想发财当富人吧。

我家在山北时还养过一只黑狗。可这畜性实在命苦，只两年，因家里跟别的人家闹了矛盾，就被仇家药死了，当然不是为了药死了狗好再谋财害命，而只是一个小小的报复罢了。人惹的祸，狗却作了牺牲品，真是“草菅狗命”，这不由得不得不叫人为狗打抱不平。记得我家还养过一只土黄色的狗，大概与我三弟同岁，一直活到十八岁高龄才无病而终，这在狗类中也算是长寿吧。之后，再也没养，村里的狗也越来越少，直到绝迹。这只黄狗一直伴随着我和三弟度过了童年、少年及至青年才有所疏远。那时候它一年四季用铁链拴在我家后门口上，

我和弟弟常把它当马骑，看它乖乖地站稳了，伸腿跨在它背上，刚要把屁股坐实时，它却很机灵地从你胯下钻过去，来吻你的手，几次三番不能得逞。母亲常训斥我们：骑狗是要破裤裆的。可我们却总是乐此不疲，以至到后来我读小学时都老是扯破了裤裆，当然至今也不明白这是什么原理？

当穷人不容易，当穷人家的狗其实更不容易。每到夏秋季节，家里人都忙得吃了上顿顾不上下顿。连我们这样的小屁孩儿都老是饿得哇哇叫，更何况是狗呢。每次饭后，匆匆舀了一碗剩饭给它便也完事。如果把饭都吃干净了，狗便得饿肚子。当人走出后门时，看它围着你摇尾巴，方才记起饿着它了，于是再回去拿个干馒头给它吃，便就完事了，逢了春种秋忙，许多时候两三顿它也吃不上饭。到天凉了，秋收结束时，狗便饿得只剩皮包骨头了，到冬天里人们赋闲在家时，才能长起膘来。可它还是很本份，只一次，也许是院里的鸡抢它的食，被它咬死了，遭了一顿暴打。其它再也没有非份的事情发生。甚至于终身也没生育。我这里说，也许是因为它在七八岁的时候曾挣断了铁链子，也许已到了更年期吧，逃出去过一次。但当我们去找它时，它又自己回来了。终究也没有怀孕，所以我猜想，它并没有与其它野狗交媾过，始终遵守“妇道”。这就是人无端地扼杀了“狗性”，是狗类的不幸吧！

狗的寿命约是十四年，它却活了整整十八年多。实在是长寿了。它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浑身溃烂，体无完肤。请来的兽医也没有办法，也许是快死了吧。母亲也已没有了办法。于是解开了它的铁链，叫它找块风水宝地安息吧。可它并不走，总是安安地卧在狗洞里。让蛆虫慢慢侵蚀它的肉，让成群的绿头苍蝇在它身上生卵。那情景真叫人可怜，母亲就曾经看着它流过不少的眼泪。后来从一位年轻的兽医那儿得了偏方，拿了药水给它敷上，竟然痊愈了。以后又健康地生活了几个年头。直到我到临汝镇读了高中时，才与它疏远了许多。一次回家，它竟然向我猛扑过来。我吓得大叫，它才止住。摇

着尾巴轻吻着我的裤腿，用一双褐色的眼睛看着我，像是充满了歉疚之意。我当然是原谅了它，因为那时它已年老眼花了。

它死前，三天滴水不进。母亲看着可怜，说这回也许是完了吧。于是解了铁链，专买了肉给它送行。它果然吃了半碗，下午便没踪影。到第二天去寻时，它已在我家的自留地里寿终正寝了。我就地掘坑把它埋了，以后在它方圆一丈的区域里庄稼长得极为茂盛，却很少生杂草。这一直是个谜。

自从我2000年4月正式由汝州市文联调到平顶山市文联，2001年又养了贝贝以来，业余时间最爱带贝贝出去玩。当年曾多次参加湛河南岸的赛狗会，贝贝也多次被评为名星。我们全家都喜欢贝贝，就在2005年春节前我和妻子在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陪母亲住院时，母亲也常常提起：“你们都在这里陪我，贝贝谁喂？”“快回去喂喂贝贝，别把它饿着了！”

10年来，贝贝曾几次走丢，有一次竟浑身是伤地爬回到家里，身后是一串血迹。就属这一次丢的时间最长，但它还是又回来了！

我爱狗，因为我出生在1958年，我也是属狗的！

令人心疼令人忧

这些天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很牵挂我最好的一位朋友，总是不能从他患癌症的阴影里走出来……

2011年10月12日上午，来自省城的一位记者告诉了我一个欲哭无泪的消息：我们共同的朋友——平顶山市新华区地税局副局长、平顶山市诗词协会副主席、《鹰城》杂志副总编赵玉清先生在省城的一家肿瘤医院住院。当我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我一下子惊呆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总有一种疼痛的感觉……我控诉癌魔怎么这样残酷无情，怎么会突然降临到老赵这样的大好人身上！于是，我一次又一次焦急地拨打他的电话，想尽快听到他熟悉的声音，可电话里传来的总是“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声音……

又过了一星期，我在一次书画展览活动中遇到了他的一位同事，说他已从郑州回来了。于是，我与平顶山市诗词协会主席贾宏文先生几次约好去看他，他总说没在家里。2011年10月30日下午，他打来电话说是在一家茶楼见个面，我和老贾从宝丰匆匆往市区赶来。

提起我与赵玉清先生的相识相知，是他看了我在《尧山》创刊号发表的《痴梦难醒》后，一连几次请我吃饭，每次饭后还亲自坐车把我送回新城区的家。共同的出身和经历，是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是从一个深山沟里的放羊娃靠一杆笔写作走向这座城市的，他是靠着苦读跳出农门，考上大学，又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他的诗写得好，人又热情，组织笔会，安排食宿，联系赞助，提供场所，为平顶山市诗词协会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个能诗能酒能文章，亦和亦介亦豪爽的人物。

在我还没见到他时，就想象着病魔可能让他变了模样，他一定瘦得叫人心痛与害怕。

或许是我把他的情形想象得太严重了吧，还是心理上不想接受的原因，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并不害怕，他还是和原来一样让我感觉到亲切可爱。

因为在车上贾宏文主席就叮嘱我千万不要提起他的病情。所以，我一走进去，一眼就看到了他坐在一把木椅上，他也马上看到了我，就站了起来，轻轻地看着我。我几乎是扑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紧紧拥抱，相对无言泪双流。我轻轻拍了几下他的后背，欲松手时，他又把我拉了过去，我们长时间紧紧拥抱。

我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努力地想装出一种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我怕他难过，更加怕自己流露出心中的伤感。

尽管我知道他的性格一直很爽快，是一个热情并洒脱的人。也听朋友们说他对自已的病很坦然，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悲伤。且当着医生的面，还让医生直言不讳告诉他病情。但我知道，这不过只是他无奈中的淡定，毕竟对于生命，谁能不热爱与留恋呢？

当我们一落座，他就说：“我得了癌症！国庆节前，我们6个人喝了7瓶酒，回到家吃了两块生山药，第二天吃什么吐什么，到市中医院检查了一星期也没结果。今年国庆长假，我问家属到哪里度假？家属说去医院。到郑州住了一星期医院，我看到家属情绪不对，可她又哄我说没啥大病。一次趁她回平顶山，我直接问主治大夫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大夫说不瞒你，是癌！不过是前期，你只要配合治疗，会好的！因为我的朋友太多，我只好对外说是医院诊断错了，不让大家牵挂，也不想让大家百忙中到处跑着去看我！”

听了他的话，那种揪心的痛，让我一下子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不知道我应该对他表示安慰还是鼓励。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再多的话语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过了片刻，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感情，我便紧紧地挨在他身边，握